

士勇八十

及 白 者作著
生 坤 梁 者圖插



行印 店書北東

十

八

勇

士

白 双 著
梁坤生插图

士勇八十

著作者

白

双

出版者

東

北

書

店

總店

哈爾濱道臺地段街

分店

佳木斯 齊齊哈爾 牡丹江

白城子 延吉 北安 通化 赤峰

經售者

各地東北書店支店
及東北書店分銷處

印刷者

東北書店印廠

每册定價一元五角

民國三十三年三月初版 5000

通知

「十八勇士」爲區黨部之邊沿區部贖物。所選的三篇文告告訴我們：一個共產黨員及革命戰士，處在艱難困苦的環境裏，應該如何以強國爭，以五勇，果敢，機敏的行動，來爲人民服務，和人民取得血肉相連，同甘共苦，堅持到底。而當不幸被敵人逮捕後，又應該怎樣堅強地保持革命氣節，在敵人任何拷打階下，不屈服，不動搖，視死如歸的精神，這是我們共產黨員與革命戰士的固有傳統，也是我們今天，同階級敵人作鬥爭中所必不可缺少的革命品質，希望這個小冊子能給予堅持邊沿鬥爭的同志以更多的啓發和信心，並能經常的閱讀它，學習它。

渤海區黨委宣傳部 十一月二十八日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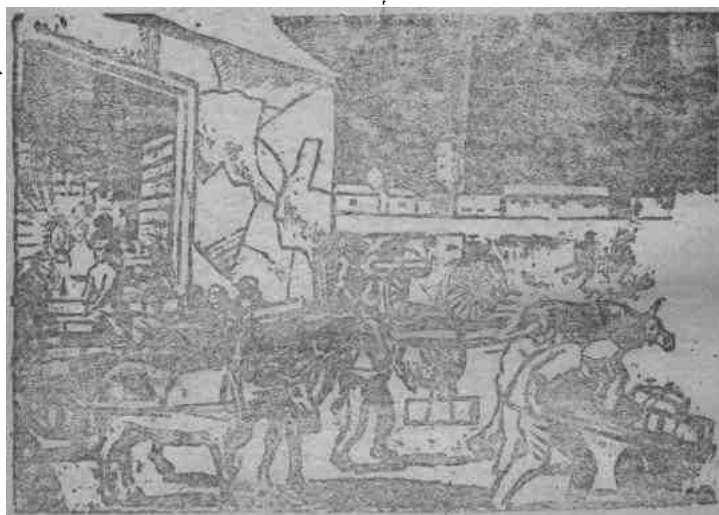
月初版 伴.5000.

201元

目 錄

- 一、十八勇士……………(一一)
- 二、腿殘廢了，共產黨員的本色沒有殘廢……………(一三)
- 三、李蘭溪武工隊的英勇業績……………(二五)

CHANG/07



把敵人藥庫裏的大炮和彈子都運走了。

十八勇士

白刃

天快亮了，把敵人藥庫裏的大炮和子彈都運完以後，潔清的鬼子幾十輛汽車和坦克趕到了青口，爲了爭取機械作戰，我們的隊伍便在黎明前撤出青口。

掩護搬取利品的七班，因爲失掉聯絡關係，被敵人包圍在砲樓裏。

東方已經發紅了，機步槍還在不斷的叫，遠遠達達……兵！達達！……包圍砲樓的鬼子無法接近，一次一次被打

下來，還拖回了一些死屍。

「衝出去吧！同志們！」大個子的機槍班長原飛友這樣提議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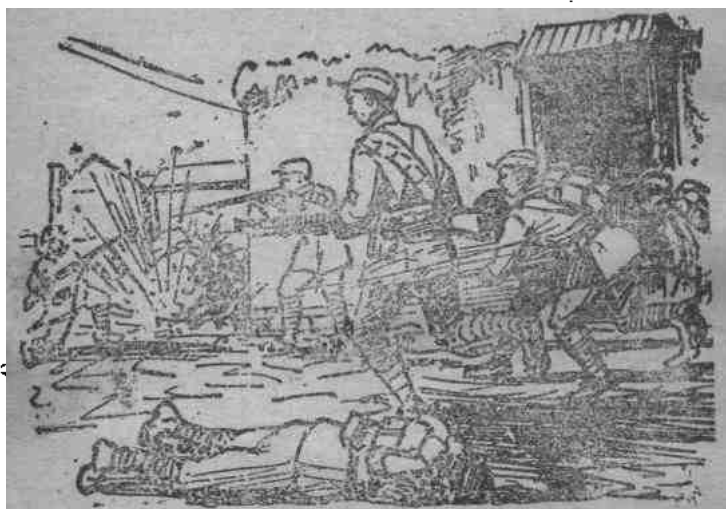
，來下打被次一次一，子鬼的樓砲圍包

• 屍死些一回拖還

大家同意

院子亦正在打的厲害，他們知道是我們被圍的隊伍，於是便在牆上挖起洞來，過了兩個院子便和二班匯合了。原來二班是奪取敵人碉堡的，亦因失掉聯絡未及撤出，於是兩個

了，乘着敵人機槍發之的時候，像翻山的巨浪，一班人猛衝出來，鬼子往後退。可是當轉到另一街道時，又碰到鬼子了，他們立刻退進一個大院子固守，這時聽見東面幾個



。退後往子鬼，來出獨孟人班一，浪巨的山翻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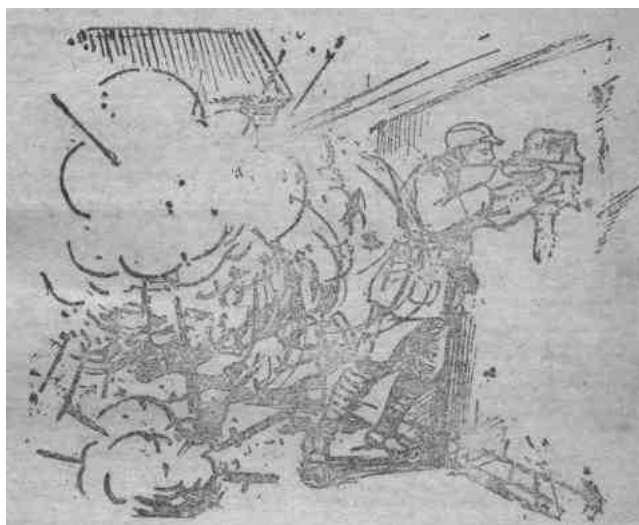
班連一排長共十八人又重新和敵人決
戰。

敵人越來越多了，總共有幾百人，十八個人衝了幾次都未衝出來，但敵人也始終無法接近院子，他們非在二三十米達內不打槍，而每一槍不多都打中了敵人。

敵人幻想要活捉他們無望了，於是手榴彈擲強筒便往院裏打。太陽西斜了，鬼子死傷了二十多個，偽軍死傷了三十多個，鬼子冒火了，手榴彈和擲彈筒更緊密的往裏面打，這十八個勇士犧牲了八個，剩下的每個人的身上都帶着血跡，然而大家也沉着在射擊。

子彈慢慢快打完了。

「同志們！我們已經拚到最後一口



。擊射在的着沉也家大而然，跡面着帶部上身的人個每

氣了，現在子彈馬上就打光了！我們不能讓敵人活捉去呀！」一排長說完了後，即用匣子槍對着自己頭部一槍，血流到臉上，他倒在地下，還緊握着拳頭喊著：

「中國民族解放萬歲！中國共產黨萬歲！」

聲音激進戰士們的心坎，他們感動了，右邊院裏二三副，也用步槍自殺了。

「同志們！我們不能讓敵人得了一只好槍呀！……」機槍班長把機槍上的零件都拆毀掉，這句話提醒了大家，立刻所有步槍上的機頭，都被毀掉了。

黃昏了。八個人跑到老百姓家裏藏起來，有五個換了便衣。

鬼子過了相當長的時間，才膽怯搜索的進了院子，但是一個活八路也不見了。

二

夜已經在血戰一夜一天的死城上展開翅膀，萬惡的漢奸從床底下草裏搜出八個勇士，把他們綁起來送給鬼子。

陰森森的房子裏充溢着恐怖的氣息，冷風一陣陣從窗門外吹進來，八位勇士被用鐵繩綁在柱子上，慘淡的燈光照着他們憤怒的臉。

一個鬼子夾進來一羣惡狗，繩子一放，這些惡狗都有經驗的首先猛撲那三個穿軍裝的勇士，然後又聽着鬼子的指揮奔向那五個換便衣的勇士撲去。

每個人的衣服都被撕爛了，眼上、手上、胸前、臉上、肌肉被咬破了，血交錯的流着，可是沒有一個稍為呻吟或屈服的，大家都是咬牙切齒的罵着。

惡狗拖走了後，幾個鬼子用釘釘子的皮鞋踢勇士們的足，踢在勇士們的身上，口裏咕哩咕哩的罵着。

漢奸們鐵棍竹杠一陣一陣打在勇士們的頭上、身上，幾位同志骨頭被打斷了，但仍堅硬的罵着。

鬼子嘻嘻哈哈殘酷的狂笑聲充分代表了「皇軍」的「王道」。

此後每天都被打幾次，八個勇士在青口六天六夜沒吃過一口飯，喝過一口水。晚上睡覺反綁着雙手，並用一支木棍穿過每個人的脅下，把八個人連在一起，大家都只能靠



人都滿身傷痕，臉上帶着菜黃色，露着很高的顴骨，衣服碎爛了還帶着暗黑色的血塊，然而每個人的心還是屬於革命的，八路軍的，共產黨的。

憑狗兄弟的打我，向我們勇士的洗，洗的錯交血，了候咬打我身全……去
。的服屈或吟呻爲第個一有沒是可

半邊睡覺，誰也不敢動，動了大家身上都會痛。

三

機槍班長原飛

友、戰士孟兆閣、孫玉崑、李曾元、馬培真、孫鴻泰、何北生、張秀格，一共八個勇士被敵人用一輛汽車從青口載到新浦，每個

審問又開始了！

「你們是東進支隊還是南進支隊？你們的營長叫什麼？連長叫什麼？團長叫什麼？部隊番號是什麼？」鬼子咕嚕

一回，翻譯官這樣的問着。

沒有人答應，一會機槍班

長突然開口：「你媽的皮！要殺就殺，別想開出半句！」

戰士馬培真也開口了：

「營長叫做提你祖宗三代！」

鬼子問翻譯官說什麼，翻

譯官不敢說，鬼子生氣了要他

直譯，翻譯官把他們罵的翻譯

出來，鬼子氣的跳起來，一個

個向鬼子踢過來。

鬼子跑到馬培真身邊，用皮鞭抽着他的臉，把馬培真抽的鬼子跳起來，一個個向鬼子踢過來。

鬼子又問了幾句，回答的仍是破口大罵，鬼子沒法，把他們踹跪在上一桶桶的涼水向勇士們身上倒，每個人身上都打着冷戰，牙齒發出「格格」的響聲。



鬼子問翻譯官說什麼，翻譯官不敢說，鬼子生氣了要他直譯，翻譯官把他們罵的翻譯出來，鬼子氣的跳起來，一個個向鬼子踢過來。

涼水倒過後，又端來一盆熊熊的熱火，鬼子硬把那燒紅的煤渣裏他們吃下去，強敲着他們的手上身上，直燒到起泡子，還問：『冷不冷？』

『還是說出來罷，省得受刑！』漢奸這樣勸着。

『你是狗漢奸，沒天良的中國人！』

鬼子沒法了，只得把他們押起來，以後每天都問，個別的都，每天都上刑，用藤鞭，用鐵錘敲，用竹籠亂打，但只征服了他們的肉體，沒有征服了他們的心，有的罵，有的亂說，但始終沒有說出秘密來。

夜裏把八個勇士關在一個大的鐵籠裏，只能站着四個，坐着四個。

又苦楚的挨過六天六夜，每個人都磨壞了牙齒。

第七天鬼子把他們押到墳前，綁在一個院子裏，這個院子曾經燒死無數的愛國志士，無數的革命軍人。

四

院子裏兩棵一尺多粗直徑的木椿上，一邊綁住四個勇士，準備第二天用火燒死。

無校撫慰着勇士們純潔的革命的心，天上的星星一閃閃的也曾被這樣壯烈的故事感動了。爲了民族解放，爲着人類解放，爲了革命，死是值得的，是光榮的，每個人都這

樣想。

孟兆剛同志在做他的動作，他被又綁的兩隻手使勁的在掙脫繩上的鐵繩，雖然皮破

了，結果是掙脫了，接着他又解去柱子上的鐵繩，一直把全身解脫，已經費了很大的工夫。

立刻他又解和他綁在一起的三位勇士，鐵繩綁的很緊，又解開了一個，但已半夜了。

一陣皮鞋聲，鬼子哨兵進來了，「糟了，糟了，」他們這樣想，於是仍奮勇的往邊衝着頭。哨兵站在門口望一望又出去了，大家又開始動作，又解脫了兩個，鷄已經叫了兩遍，天快亮了。

他們醒不到了，哨兵去叫哨的時候，他們一氣的望南跑過鐵道。

「兵！兵！」北面槍響了，大概是哨兵回來看見跑了幾個才打的槍。



四位勇士解脫了鐵繩逃出來。

他們跑了一里多路，前面積着一條水溝，他們以為不深都下水了，但是一丈多深，四個人都沒了頂了，爬了好久，好容易孫玉坤和李會元先爬起來，望南跑了，最後機槍班長和孟兆閣也爬起來了，又跑了一里多地，機槍班長跑不動了，他是上被剝咬的地方腫的很厲害，腳指頭被皮鞋踢的也腫了，孟兆閣同志扶他不遠，便沒有力了。

「你回去吧！孟同志！你一個人回去！我走不動了。」

「班長你……」

事實上孟兆閣同志只能一個人走，他拭着革命的熱淚，一個人往南跑去。

五

在醫院裏，我親熱的握着我們這位勇士孟兆閣同志的手，他是一位青年英雄，他是祁縣人，今年才十九歲，十六歲就參加了八路軍，他身體雖然還很瘦，但言語却很有力，他指給我身上的傷痕，他告訴我每一段壯烈的故事，我興奮的幾乎要流出眼淚。

「和機槍班長離開後，」他繼續說下去：「我一個人走，天大亮了，我走到一個村莊距新清四五里地，老百姓把我圍起來，我裝羊瘋癱在地下，老百姓問我，我說是要飯的，因為患羊瘋跌到水裏，後來叫一位老大爺撈起來。他們不相信，說我不是八路軍就是土匪，要我立刻離開，不然要去報告，於是我又走了幾天，一路上敵佔區的老百姓

因害怕鬼子和漢奸，不敢給我飯吃，並且不許我在莊裏住，我日夜向西北走，餓了就找口涼水喝，疲倦了就在地上找一個避風的窩窩睡一會，凍醒了再往前走。

「有一天走過鐵路到了海州附近，我拿一條棍子，到一個莊子要飯去，老百姓問我是那裏人。」我說：

「我是從青口來要飯的！」

「你不是青口的口音，你這要飯的連一個碗也沒有！」老百姓說。

「我患羊瘟，我媽怕我打壞了，不敢給我碗。我們本來是滕縣人，因為家裏麥子都死了，鬼子又常常出來搶糧，八路軍常常和鬼子打仗，你們這裏麥子長的好，鬼子是不是常常出來搶糧？這裏又沒有八路軍。」

「沒有八路軍？西邊那個莊駐了二三百人！」

「我認了，我喜的跳起來，我飯也不要了，跑到西莊去。他們就把我送到這裏來。」

「機槍班長怎樣回來的？」我問。

「他爬到青口……」

「到青口！」我打斷了他的話。

「他爬到離青口二里多地，碰見了我們地方工作同志給抬回來的，他就住在前莊，